

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

Key Concepts in Urban Geography

[英] 艾伦·莱瑟姆

[澳] 金·麦克纳马拉

德里克·麦考马克

唐纳德·麦克尼尔 著

邵文实译

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

Key Concepts in Urban Geography

[英] 艾伦·莱瑟姆 德里克·麦考马克
[澳] 金·麦克纳马拉 唐纳德·麦克尼尔 著
邵文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 / 张鸿雁、顾华明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11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


书名原文: Key concepts in urban geography

ISBN 978-7-5499-3637-3

I. ①城… II. ①张… III. ①城市地理学 IV. ①K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359 号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Alan Latham, Derek McCormack, Kim McNamara and Donald McNeill 2003.

- 
- 书 名 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
著 者 [英]文伦·莱瑟姆 德里克·麦考马克
[澳]金·麦克纳马拉 唐纳德·麦克尼尔
译 者 邵文实
责任编辑 王 岚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厂 址 江苏省南京市新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70 000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3637-3
定 价 32.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45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张鸿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类城市化的发展既有共同规律，也有不同国家各自发展的特殊道路和独有特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当一个人已在一种独特的文明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并经常试图找到这种文明的源头及其所由发展的道路的时候，他有时也禁不住朝另一个方向侧瞥上一眼，询问一下该文明未来的命运以及它注定要经历什么样的变迁。”^① 经典作家认为城市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和动力，全球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历程证明，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基本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例外。^② 同样，中国以往的城市化历史经验也证明，要想使作为国家战略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能够健康发展并达到预期目标，就必须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明》，徐洋、何桂全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

^② 张鸿雁、谢静，《城市进化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与治理创新》。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特别要择优汲取西方城市化的先进理论和经验以避免走弯路。^① 我研究城市化和城市社会问题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历史，借此机会把我以往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观点和认识重新提出来供读者参考。

一、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反思与优化选择

201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52%，正在接近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中国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关键是，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将仍然处于继续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且仍然处于典型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转型的社会变迁期。这一典型的社会变迁——中国新型城镇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和质量以及社会的公平问题。

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方面，如城市空间正义理论、适度紧缩的城市发展理论、有机秩序理论、生态城市理论、拼贴城市理论、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花园城市理论、智慧城市理论、城市群理论以及相关城市规划理论等，这些成就对人类城市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贡献，在推进人类城市化的进化方面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中国城市化需要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西方城市化理论进行扬弃性的运用，从而最终能够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的手段却越来越少，甚至面对有些问题我们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为什么会这样？即使在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西方国家，在当代仍然存在着的普遍的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②，而且在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也都

^①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3。

^② 参见张鸿雁，《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城市可持续创新战略》。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集中在城市，形成典型的“城市社会问题”。如城市贫困、城市就业、城市住房、城市老人社会、城市社会犯罪、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隔离、城市住区与就业空间的分离、城市中心区衰落以及城市蔓延化等问题，甚至有些在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社会问题，仍然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社会中不断发生。这些现象的发生，与我们缺乏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模式的全面理解与择优运用有关。

在建构中国本土化城市理论的过程中，对外来城市化理论进行比较地、批判性地筛选，这不失为一种谨慎的方式。西方城市化发展过程所表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双重地域结构效应”。^① 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与美国近80%左右的人居住在中小城镇里的高度分散，就是这种“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既有强调城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化”价值的一派，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派。回顾以往，在某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如果21世纪初的城市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这不仅是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中国通过“制度型城市化”的创造，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论模式为“模本”，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城市化——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②。过度集中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

^① 张鸿雁，《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②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南美洲巴西等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82%，但贫困人口却占国家人口总数的34%。一方面是经济较快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趋缓；一方面是社会有所富裕，另一方面却是贫困人口增加……在其总人口中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享受不到现代化的成果。参见：王建平，“避免‘拉美陷阱’”，《资料通讯》，2004(4). 46。

致“都市病”深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仅适于美国等人少地多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推行到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从长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这是一种破坏性建设。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还有些成果要么是戏剧化的，要么是过于理想化的——从乌托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被喻为“要构建一个虚拟的理想世界”^①，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社会实践基础，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给后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样，有其合理内核，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必须认真选择，优化运用。

二、中西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认知

与西方城市化“动力因”相似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但是，除此而外，中国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非但不同于西方，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体系”构成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通过“政府制度型安排”形成高速的城市化。所谓“制度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化与城市战略的规划是政府管控的；二是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的投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三是城市化的人口发展模式是政府规划的；四是城市的土地是由政府掌握的，等等。这一动力模式具有强大的权力力量的优势，同时也具有典型的行政命令的弱点。中国城市化以三十多年的时间跃然走过了西方两百年的城市化路程，成就令世界瞩目，

^① 尼格尔·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白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4~25。

但城市社会问题也越来越深化——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事实，其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科学的城市理论来引导。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表现在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承袭了古典时代思想，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长入”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使得在城市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结构转型，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中，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文化堕距”。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以来，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两种城市化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的。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式”，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力”，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中世纪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可以解释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业社会中生存，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关系和契约关系，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有千丝万缕联系”，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这一轮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在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进行中国式的“第三次土地革命”^①，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城市化和全球一体化浪潮之中。

^① 张鸿雁，“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与第六次城市革命”，《城市问题》，2008.1。

三、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经历了多种形式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过程^①，这种变迁在总体上是一种社会进步型的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是这一变迁的继续，我们不难看到，在城市化的进化型变迁中，在解决传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是符合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没有不存在问题的社会，亦如发展本身就是问题，现代社会就是风险社会的命题一样，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问题。因当代中国的城镇化具有历史的空前绝后性，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繁杂：有些是传统社会问题，即没有城镇化也存在；有些是城镇化引发和激化了的问题，要梳理出关键点加以解决。

“当我们渐近 20 世纪的尾声之时，世界上没有一个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国家对公共官僚和文官制度表示满意。”^② 这是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英格拉姆在研究公共管理体制变革模式时的一段论述。正因为如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只是改革的方式和声势不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把改革与创新作为同一层次的认知方式，而不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运动的方式。亨廷顿曾有针对性地对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提出这样的分析：“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面临着“政党与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事实上中国的改革面临的社会现实正是“城乡差异”二元结构深刻的特殊社会历史时期，当代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都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有关。他认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

^① 张鸿雁等，《1949 中国城市：五千年的历史切面》。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② 《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9。

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中国城乡差别的现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新型城镇化战略就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建构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城市市民社会。

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说：“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事实。”^①人类伟大的文化总是属于城市的，这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人们对城市向往的原因所在。对于城市的“伟大”认知不止于斯宾格勒，早在中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及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②我惊叹于四百多年前的学者能够对城市有如此独到而精辟的论述，虽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对王权价值的认同，但论者能够从独立的视野中发现城市的价值实是难能可贵。而且，四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也充分证实了这种美誉式的判断。同样，也是在四百多年前，乔万尼·波特若还提出了创造城市伟大文化的方式与途径：“要把一城市推向伟大，单靠自身土地的丰饶是不够的。”^③城市的发展、建设和再创造，要靠城市公平、开放和创造自由。

《世界城市研究精品译丛》的出版目的十分明确：我国的城市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西方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或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工具，

①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99。

② 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

③ 同上。

有助于形成并完善我们自己城市理论的系统建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在新型的城镇化过程中，避免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失误。新型城镇化是在建立一种新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是改变传统农民生活的一种历史性的改变。“新的城镇，也会体现出同社会组织中的现代观念有关的原则，如合理性、秩序和效率等。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城镇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学校。”^①

该丛书引进西方城市理论研究的经典之作，大致涵盖了相关领域的重要主题，它以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具有前沿性、实证性和并置性等特点，带给我们很多有意义的思考与启发。

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实践经验，研究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化管理体制，是这套丛书的主要功能。但是，由于能力有限，丛书一定会有很多问题，也借此请教大方之家。读者如果能够从中获取一二，也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张鸿雁：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 院长
中国城市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会长
(2013年11月于慎独斋)

^①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19。

鸣 谢

我们诚挚地感谢 Rob Kitchin, Robert Rojek, Sarah-Jayne Boyd, Wendy Scott 和 SAGE 的制作人员,在他们的帮助下,这一课题才得以从委托到完成一路顺利进行。德里克要感谢 Brendan Bartley 和 Paul Knox,他们为他对城市地理学的思考提供了帮助,他还要感谢 Andrea 的耐心容忍。艾伦要感谢 Rita 和 Tom 的爱和支持。金要感谢她的家人,特别是 Mia 和 Mikaela。唐纳德要感谢 Carol 的爱。

艾伦、德里克和唐纳德要向 Steven Pinch 的指导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包含在他们的条目中的许多想法都是在南安普敦大学期间生成,而 Steven 的建议和热情可谓价值连城。金要感谢 Nick Couldry 给出的建议。

照片致谢

除 2. 3. 1 和 5. 1. 2(© Donald McNeill)外,所有照片的版权都属于 Kim McNamara。

图表致谢

1. 1. 2: Park, R., Burgess, E. and McKenzie, R. (1925/1967) *The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art II. Urban areas. p. 55.

3. 1. 1: ‘Generalisations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cities’, Fig. 5, p. 13 in Harris, C. and Ullman, E. (1945)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42: 7~17.

3. 1. 2: Latham, A. (2003a) ‘Research, Performance, and doing human geograph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iary-photo diary-interview metho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5: 1993~2017. (图在第 2010 页。)

4. 1: ‘The ecology of fear’ from *Ecol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by Mike Davis. Copyright 1998 by Mike Davis.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前言

罗列出似乎是属于城市的事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大胆创新的摩天大楼，热闹非凡的人行道路，穿梭轰鸣的交通运输，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地铁和立交桥，风味餐厅和街边咖啡馆，人头攒动的广场、公园和集市，大型购物广场和工业园区，气势恢宏的体育馆，街头小贩的吆喝声，有轨电车和双层巴士，身着奇装异服的人们，露天市场，贫民窟和廉价公寓，乞丐和醉汉，污迹斑斑的建筑物，烟雾，散发着恶臭的自来水。我们不应忘了展览馆和会议中心、艺术画廊和文化角、斯坦福郡斗牛犬和街头黑帮、仓库的转换和新媒体的启动。我们也不应忘了纪念碑和历史遗迹、棚户区和零售店。这张清单可以说举不胜举。要举出传达了有关城市的某种感觉的种种形容词也可谓信手拈来。快速的、大声的、嘈杂的、急躁的；多种多样的、高度世界性的、肤浅的；不自然的、非人道的、名不见经传的；冒险的、性感的、光怪陆离的、危机四伏的。所有这些词汇都传达了某种体验和理解城市的方式。但要定义城市之所以为城市以及都市生活的构成则十分困难。例如：

城市无所不在，事事与城市有关。时至今日，如果城市化的世界是一连串的由沟通地点/通道（飞机场和空中航线、火车站和铁路、停车场和高速公路、远程传动和信息高速公路）联系在一起的都市区域，那么还有什么与都市无关？难道会是小镇、村庄和乡野？也许是这样，但程度很有限。城市的足迹以城市通勤者、

游客、远程办公、媒体和都市化了的生活方式的形式遍布于这些地方。城市与乡村间的传统区分已经被贯通。（Amin and Thrift, 2002: 1）

于是，我们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虽然许多令城市地理学家兴奋不已的主题乍看上去也许都与由这些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地方所构成的密集的大熔炉有关，但我们也可想出一系列的事物，它们是都市社会的产物，却不一定是城市的产物：便当盒、高尔夫球、肥皂剧、烧烤、集装箱、信用卡、档案柜、加油泵、微波炉、道路边的草皮边缘、生日贺卡、垃圾堆、正在融化的冰川。城市的足迹实际上既存在于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之中，也存在于任何空间形态中。

定义城市，定义都市

那么，我们该如何开始定义我们感兴趣的这些地域呢？定义性问题是相当重要的思考点，因为我们有可能正在将城市用作一种“空间应急措施”或“奉若神明之物”，一种将社会关系投射于特定地域的方式，其目的是使其更易理解（Beauregard, 1993; Pile, 1999）。无论是在学术文本还是在日常使用中，在论及城市与论及都市之间，都存在一种游移。上文引述的阿敏（Amin）和思里夫特（Thrift）的话语即使用了“足迹”这一有用的概念，用以勾勒已变得都市化的乡村，其借助的手段是工业化规模的食品生产，或搬入乡间村舍的市区居民在城乡间的通勤往来，抑或是在一个偏僻乡村的起居室中播放的展现了一部美国犯罪电视连续剧中的穷街陋巷的电视节目。毫无疑问，由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路线构成的全国性交通网络的创建，甚至将偏远地区也纳入到了都市的时空之中，从而缩减了城乡间的差距。

然而，大多数人都一致认为，城市的一个重要的——也许是定义性的——元素是其人口密度。这种看法自有其合理之处。在中世纪的

欧洲，只要是在当地贵族统御下建造了城墙的小镇即为城市。在美国，“城市”指的是具有自治权利的一体化都市区域。像洛杉矶或芝加哥这样的城市，至少从法律上说，是由大量的（有时是数百个的）一体化城市构建而成的——它们是名符其实的城中城（Fug, 1999; D. Massey, 2005）。这些城市与人口数量间只有最松散的联系。洛杉矶大都会区域中最小的城市，即英德斯曲利城（Industry），常住人口只有 777 人。但是，在不收取本地商业税的政策吸引下，英德斯曲利是 2000 多种业务和 80000 多个工作岗位的大本营（参见 Davis, 1990）。这些粗略的数字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纯粹的人口规模（以及与之相关的居住密度）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动态性，你也可以说，它有助于赋予一座城市以城市性（city-ness）。它们还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一体化之感，即某种共有的相互依赖感，存在于所谓的城市的中心。英德斯曲利的事例表明，城市不仅仅与生活在其地域内的人有关，也与使人口得以繁衍生息的所有活动和其他实体（公司、工人、工场等等）有关。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城市作为相互作用和关联的地点的重要性，这种相互作用和关联涉及到一些新的社会关系形式（在学校操场上的儿童之间、盘根错节的交通线路上的开车人之间、聚合在一起做生意的商人之间、一起观看足球比赛或享有共同信仰的朋友或教友之间）。

还有一个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是都市地理学中的知识生产地理学。在有关城市的所有研究工作中——由于其本质，它们通常是基于个案研究和限定的地点的——最大的诱惑之一是声称正在被研究的城市是正被研究的确定事物。由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和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 1925）编辑的那本定义了 20 世纪 20 年代都市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书籍起了个相当泛化的名字——《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之建议》（*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 of Human Behaviou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尽管事实上它几乎完全建立在对芝加哥所进行的研究基础上。更近些时候，一群都市

研究学者更进一步声称，洛杉矶是目睹大都会生活未来形式的最佳地点。正如爱德·苏贾（Ed Soja, 1989: 191）所言：

要举例说明和综合阐释资本主义空间化的动态，还有（比洛杉矶）更好的地方吗？借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那自大的口号所言，在许多方面，洛杉矶都是一个“包罗万象”之地。要是更具创意一些，你可以将由围绕洛杉矶市中心 60 英里的圈子所定义的庞大都市区域称为原域（*prototopos*），即典范之地；再将创意推进一些，可称之为一个中宇宙（*mesocosm*），即一个有序的世界，在其中，微观与宏观、个性与共性、具体与抽象，都会有一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结合中同时得以呈现。

此类论点的疑难之处有三重。其一，为什么要选择洛杉矶或芝加哥？为什么不是纽约或伦敦、底特律或华沙、大阪或休斯顿、迈阿密或加尔各答，或拉各斯，或任何其他看似有趣的城市？其二，分析中所使用的框架通常会将城市均质化，以便将临床实验条件运用于纷繁复杂到不可思议的社会结构的集合体中。用阿什·阿敏（Ash Amin）和史蒂文·格雷姆（Steven Graham）（1997: 417）的话来说，“例外……变成了常规，变得可运用于绝大多数也许可被称为‘非例外的’城市事物之中”。所以，在洛杉矶、纽约、伦敦和上海异彩纷呈的表象背后，城市的特征正在相当不起眼的城区中得以体现。例如，一部近期出版的名为《小城市》（*Small Cities*）的书陈说了“有关都市研究的文献对于小城市的不幸忽视”，并试图勾勒出“恰当的方法，用以了解什么是小城市、小与大的意味、小城市适应或不适应‘新都市秩序’的方式，或其机会与命运也许会怎样”（Bell and Jayne, 2006: 2）。相应地，有个不断递增的城市概念：“城市话语……一直以来都遵循着这样一种逻辑：城市应当是大的，要么因其大而迷人，要么因其大而吓人，但非大不可。城市的理念就是大并变得更大：收缩，甚至静止，

都是失败的信号。”(Bell and Jayne, 2006: 5)。其三, 此类城市可能意味着地理学内部的一种长期分歧, 其中, 对于所谓“第三世界”中城市的研究通常是在发展研究的子学科中进行, 而不是在都市地理学这一学科下进行。例如, 有意见认为:

人们约定俗成地对(西方)城市的不同解说的有限适用性只字不提, 即使它在文本中有所暗示……在有关西方以外的城市论著中, 这种情况更是少之又少, 尽管它们指名道姓地论及地区或城市的做法突显了一种含蓄的普世主义的假设, 这种假设支撑着许多有关西方城市论著中通常未被关注的地方性。(Robinson, 2006: 543)

这并不是说, 此类言论没有用途。芝加哥学派或洛杉矶学派之类的术语变成了有关城市建构方式的一系列别具特色的论点的缩写。正如迈克尔·迭尔(Michael Dear, 2003: 202)所说的那样, 夸大其辞地申说其范式地位的言论(“新型城市”、“最大的”、“增长最快的”、“最具动态性的”、“包罗万象之地”), 可有助于读者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 并“鼓励看待城市的新方法”。然而, 聚焦于例外的和非凡的事物可能会导致人们错失普通的、微小的变动, 而实际上, 正是这些变动使得一个特殊的都市空间或城市变得与众不同。重要的是, 我们应当将城市和都市“看作多种空间、多种时间和多种关系网络的共同存在, 从而将地方性的场所、主题和碎片与由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所造就的全球化网络联系起来”(Amin and Graham, 1997: 417~418)。

所以, 《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旨在提供一系列思考城市之所以为城市的视角。构成本书的20个章节形成了一个系列, 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地去了解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异质性、模糊性和动态性。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城市何以不仅为邻近关系(在自然上相互接近的事物)所定义, 而且也为一系列全方位的远距离关系——与它周边的乡村的联